

軻

著 樵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荆 軻

(劇 幕 四)

著 樵 一 願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荆軻（四幕劇）

劇中人

荆軻

高漸離（善擊筑者）

田光（處士）

燕太子丹

秋紋（美女）

秦王政

蒙嘉（秦王寵臣）

夏無且（秦王侍臣）

狗屠（張勇）

巧姐（秦舞陽）

王大嫂（酒店女主）

樊於期（秦將）

美女數人

賓客數人

御者

秦王侍臣郎中數人

地點及時間

第一幕 燕市酒肆

秦王政二十年甲戌初夏

第二幕 荆卿居所（上舍）

同年初秋

第三幕 易水邊

後三日（薄暮）

第四幕 咸陽宮

同年暮秋

第一幕

地點 燕市酒肆

時間 秦王政二十年甲戌初夏

(酒店母女在場，母烹飪，女拭桌椅。)

女 (望天空，時紅日已上三竿。) 媽，菜快做好了嗎？時候已經不早，客人們快來了。

母 (望一望初夏的陽光。) 對了，時候已經不早，客人們快來了。

女 媽，您這幾天老不快活，是不是爲着爸爸到前方打仗去了？

母 巧兒，到前方打仗是應當的。

女 媽，爸爸去了兩個多月了，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呢？

母 你爸爸最恨秦國，他忙着打仗，那有功夫寫信呢？

女 那麼爸爸就是不寫信，我們太子那裏難道沒有消息嗎？

母 太子自然有消息，回頭你問問高漸離高二叔。時候不早了，你快收拾桌子吧。

（高漸離擊筑上。）

母 高二爺，您來得早？

女 高二叔，您知道我爸爸在前方打仗的消息嗎？請您告訴我，爸爸那一天可以回來？

高 對了，王大哥去了兩個多月了。這幾天前方吃緊一點，但是不要緊，我們的軍隊打得很好。

女 高二叔，真的嗎？我們快打勝仗了嗎？

高 唉，打勝仗可真不是容易的事。秦國是頭等的強國，這次出兵山東，又要伐齊，又要攻楚，同燕國還不過小小接觸。我們總要能持久作戰，等到秦國疲乏以後，纔能够保得任燕國的勝利。

母 （對巧姐）孩子，打仗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把秦國打勝更是不容易。你爸爸常說的話你不記得嗎？

女 對了，把秦國打勝不容易，那麼我們怎麼辦呢？高二叔，您快想點法子幫我爸爸去打秦國吧。我還想跟您到前方去呢。

高 好孩子，你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女兒。你爸爸是那樣激昂慷慨的熱性男子，不等到太子徵調，就自動請願去打仗。我們燕國的人倘若都像你爸爸，那麼燕國雖然小，亦可以打敗秦國了。好孩子，你願意到前方去打仗，你真是我們燕國的好女兒！

母 二爺，這女孩子倒有點傻氣。她偷偷底學了點武藝，她說總有一天她可以去殺秦國兵呢！您看這不是癡話嗎？

高 哦，原來這孩子有這般志氣。她還學武藝，是大哥自己教的嗎？

母 對了，是她爸爸教的，可是這兩個月來都荒疎了。

高 那好辦。回頭我同張三爺說一聲，讓他教巧姐一路刀好不好？

女 二叔，張三爺的刀法我知道。但是我喜歡的是劍。爸爸說男孩子玩刀，女孩子還是舞劍好。

高 舞劍也好。那麼我讓荆卿教你好不好？

女 真的？荆卿荆大爺——他肯教我嗎？

高 （聽見遠處人聲嘈雜，欲下。）那邊圍許多人，不曉得爲什麼？

母 剛才看見走過許多文人，不曉得是不是又在開會？

高 想必爲着秦國出兵進了燕國的境內。大家又在議論紛紛。我且到中街去瞧瞧熱鬧。看回頭張三爺他們來了，就請他們先喝酒吧。

（高漸離下。）

女 （取盅筷擺放。）媽，他們總是三個人在一起。殺狗的張三爺同彈琴的高二爺我們都從小就認識，倒是那位什麼慶卿荆卿，很有些奇怪呢。

母 聽說荆卿是齊國人，有人又說是衛國人，他自己好像說是從魯國來的，我也莫明其妙。那天私下向張三叔打聽，張三叔說這位荆卿書又讀得多，劍又舞得好，真是在我們燕國還找不出這樣一個人呢！

女 (詫異，露景仰意。)媽，我一向只看出這位荆大爺喝起酒來洪量不凡，真不曉得是

這樣一個人才呢。

母 巧兒，正是，你怎麼不知道？你聽人家都稱呼他荆卿，不說荆大爺荆二爺的。他們說這是尊稱，我也弄不清楚。

(母繼續烹飪，田光上。)

女 田相公怎樣來了？

田 (四顧無人，低聲問。)彈琴的高二爺來了沒有？

女 剛纔來過，到中街去了，一會兒說還來喝酒呢！

田 高二爺同別人一起沒有？

女 沒有。

田 (詫異)那麼殺狗的張三爺呢？

女 高二爺說張三爺要來，請他等一等。張三爺最愛吃我媽做的狗肉，我想他一定會來

的。

田 (附耳) 還有一位荆——荆卿來過沒有?

女 (點頭)

田 (低聲而鄭重) 他今天來不來?

女 不知道。也許來。他愛喝酒，酒量大得很。

田 哦，他酒量很大。

女 田相公您認識他嗎?

田 認識，認識一點。

女 媽說他書又讀得多，劍又舞得好，真了不得。

田 哦，他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才。

女 田相公，要是秦國兵來打我們燕國，他能抵得住嗎?

田 (點頭歎氣) 好孩子，也許……

母 田相公，您坐一會，喝杯酒吧。您可別聽巧兒胡說瞎問，讓您老人家生氣。

田 沒有什麼，我要走了。（起立要走。）好吧，一會兒我也許再來。再見。

（田光下。）

女 媽，田相公說荆卿是一個了不得的人才。

母 巧兒，高二爺說秦國出兵要打我們，田相公是我們太子最相信的人，怎麼倒有功夫到我們酒店裏來？

女 田相公是來打聽高二爺張三爺的。

母 哦，那麼他沒有打聽荆卿嗎？

女 他也打聽了。

母 他們認識嗎？

女 他說他們認識，認識一點。

（狗居上。）

屠 王大嫂，狗肉煮好了吧？這隻狗肥得很，多加些作料，一定很好吃的。

母 張三叔，狗肉剛煮好了，盛了出來，正候着你們來吃。

屠 （鼻嗅幾嗅。）哈哈，香極了，香極了！

母 張三叔，今天狗肉真煮得不差，您不信回頭嘗。

屠 王大嫂，這都是你的手段高，怪不得我天天吃狗肉越吃越饑。

女 （將一大碗狗肉端將過來放在桌子中心。）

屠 好好，巧姐兒，快給弄一壺酒來先喝着。

女 張三叔，高二叔來過了，他說一會兒就來，請您等一等。

屠 哦，高二爺來過了？那麼荆卿呢？

女 荆卿——荆大爺沒有來，田相公可來過了，說是找荆大爺呢。

母 巧姐，別多話了，快拿酒去吧。

（女取酒下。）

母 張三叔，咱們同秦國的仗到底打得怎樣了？巧姐的爸爸去了兩個月一點消息也沒

有，真是讓人着急。張三叔，請您費神打聽打聽消息，告訴我們，好吧？

屠 哈哈，要大家合起來齊心去打，早就把秦國打完了！

母 秦國打咱們，難道咱們燕國還有人不贊成打仗的嗎？

屠 哼！誰知道？他們儘說不做，回頭你問高二哥就知道了。

（女持一酒壺上。）

屠 （接酒壺自斟一杯，一飲而盡。）好酒！

母 您先嘗嘗這個肉。

屠 （已經動手用筷子夾了一大塊肉。）好肉！

母 張三叔，您回頭可別忘了打聽巧姐爸爸在前方打仗的消息！

女 對了，張三叔，您上次告訴我在前方爲國家打仗是光榮的事。我爸爸去了兩個月想

必打了勝仗了吧。

屠 對，他要打勝仗。王大哥是一個好漢，他要打硬仗，他不怕——

女 他不怕什麼？

屠 他不怕——死！（改口）他不怕——秦國的兵！

女 媽，張三叔說爸爸是一個好漢，他不怕秦國的兵，媽，我也不怕！

母 孩子，秦國的兵真野蠻，我可怕！

屠 （自斟自吃，一時奮慨。）哼，我們要遇着了秦國的兵，還不是當他們是狗一樣把他們宰了，吃他們的肉！——好臭的肉！（說着又吃了一大塊肉。）

女 張三叔，您也快去打仗了吧？您不是答應我爸爸的嗎？

母 張三叔，您一身武藝，胆量又大，打仗真是好手。您要真去同巧姐的爸爸在一起，彼此說得來，也有個照應，那就太好了。

屠 （已經喝了幾杯酒，話漸漸要多一點）不瞞大嫂說，我們正在商量一件事情。商量好了，我就帶着兵打仗去！

高二叔也去嗎？

他不會去，他要在後方彈琴，哈哈。

那麼荆卿——荆大爺呢？

哦，荆卿，他要在後方唱歌，哈哈。

（高漸離攜筑上。）

漸離，怎樣來晚了？莫非半路上遇見了什麼天仙美女拉着你彈曲子？

（坐定。）那裏彈曲子！剛才有一大羣書獃子聚在中街那裏，鬧做一團，我去看看熱鬧……

管他們做什麼，他們只會嚷得好聽，連打架都打不起來呢。

（四顧。）三弟，荆卿——荆卿還沒有來嗎？

荆卿還沒有來，我只當同你在一起呢。

那麼田處士來過沒有？

屠 那一個田處士？

高 你不知道田光——田處士麼？他是我們太子最信任的人！

屠 哼，我們太子信任這樣一個文縐縐的老處士有什麼用？

高 你不知道他同荆卿是知交嗎？

屠 我不知道。荆卿沒有告訴過我。我看這位田處士同荆卿的交情不過如此，要不然爲

什麼沒有看見荆卿同他一起喝酒呢？

高 三弟，你那裏知道荆卿是一個非常的人，田處士也是一個非常的人，他正預備把荆

卿保薦給太子呢。

屠 哦，秦國正打我們，太子也曉得重用荆卿了。果真這樣，那就太好了！我們一定要幫着

荆卿幹！

高 三弟，你有心保衛國家，我早就知道。但是太子要重用荆卿，託荆卿擔負的使命不見

得是尋常的事情，恐怕你我都未必幫得了。

屠 什麼不是尋常的事情？

高 (不答。) 好。咱們還是喝咱們的酒，吃咱們的狗肉吧。

(二人正要喝酒吃肉，荆軻上。)

高 荆卿，您今天可來晚了。

屠 來晚了，罰酒三杯。

(荆軻含笑連飲三杯。)

荆 今天對不起。實在來晚了。

高 荆卿，您走過中街沒有？

荆 可不是走過了？那裏聚着許多人，議論紛紛，鬧做一團，真不知道爲什麼？

屠 還不是那般只曉得死讀書，連打架都不會的人在瞎嚷嚷。

高 荆卿您猜他們鬧些什麼？有的說秦國出兵山東，伐齊伐楚，燕國一定難免，非趕緊想法「合從」不可。有的說燕國應當約三晉，連齊楚，再勾結匈奴，大家一同打秦國，方

可以挽救。有的說「合從」的計策遠水救不得近火，現在韓王已經被虜去，敵兵迫近趙都，大禍臨頭，只有激勵士氣，大家拚命報國。他們你一句我一句鬧成一團，倒好像真正秦兵打來了一樣。

漸離，你以為怎樣？

高 荆 我以為「合從」固然要緊，但是遠水救不得近火，非一面聯絡三晉齊楚，一面整頓隊伍，拚命打仗，不能挽救這個局面。

燕國的兵力不夠強，萬一燕國打敗了怎樣？

屠 荆 那不一定。我張狗屠拿起屠刀，要殺秦國人，還不是比殺狗更容易嗎？哼，秦國無法無天，看他有多大能耐？

荆 秦國固然很強，並且他用狠毒的「各個擊破」戰略，今天打這國，明天滅那國，這樣下去，地方一天多一天，勢力一天大一天，各國又不曉得一起作戰，那怎麼辦呢？

高 我也是愁這個。大家合起來，一時候辦不到。投降不過瓦全，打仗又難免玉碎。

屠 投降那不成！打仗——我老張可有一份！

荆 張三爺，那麼你已經下了決心去打仗嗎？我敬你一杯酒。

屠 荆卿，我願奉你爲將軍，我願意服從你的命令。

荆 這要問你們燕國的太子——你不能封我爲將軍。

高 荆卿，太子要召見你呢。你可以答應去見他嗎？

荆 （不理會。）漸離，痛痛快快喝幾杯酒再說。現在時勢亂得這樣，我們應該喝一個痛

快淋漓。秦國強橫，又那裏嚇得了酒燒熱了的心腸？

屠 今天狗肉特別有味，請先嘗一嘗。

荆 （長嘆一聲，連飲數杯，飲罷忽放聲狂笑。）好酒！好酒！

高 （同飲嘆息。）秦國實在太霸道了！

荆 （吃肉。）好肉！好肉！老張，咱們還是吃狗肉要緊。

屠 （忿忿。）正是，狗肉好多了。那些無法無天的秦國人還配不上動我老張的屠刀呢！

荆

（巧姐又換了兩壺酒來便下。）
好，正用得着。（狂飲。）

（三人對飲，旁若無人，高漸離始擊筑，他客陸續上。）
荆軻（拍案起立，驚叫一聲，走數步，立定起始放歌。）

（白雲歌）

盤有狗肉，

樽有美酒；

英雄滿座，

聽我狂歌。

白雲漫漫，天日無光，

誰人知道我心傷？

酒入了愁腸，
澆透了塊壘，
燒熱了我的胸膛。

朋友們，

我的血在沸騰，

我的劍在悲鳴——

趁滿腔熱血，

竟濺上誰家的門庭？

（拔劍起舞。）

像不羈的西風，

掃落葉，

衆

捲殘雲，

仗這霜芒利劍，

殺盡天下奸雄！

（驚起合呼。）

殺盡天下奸雄！

我們的血在沸騰，

我們的劍在悲鳴，

趁滿腔熱血，

去沖遍敵人的門庭！

像顛狂的西風，

掃落葉，

捲殘雲，

仗這霜芒利劍，

殺盡天下奸雄，

殺盡天下奸雄！

（衆唱罷，高漸離及狗屠就座，他客陸續退。）

荆軻
（就座。）

朋友們，

有酒須當醉，

更進一杯！

屠

好。痛快，痛快。

(轉身見巧姐兒)——怎樣你也聽呆了?

高 不要看巧姐是一個小女孩子，他還會舞劍呢。

巧 二叔說得好，我那裏會舞劍?

高 荆卿，剛纔巧姐說要學會了武藝去幫他爸爸殺秦國人，還要請你教她呢。

荆 真的，這女孩子也要學舞劍?

巧 那裏的話?高二叔說着玩的。荆——荆大爺——您的劍可舞得真好。

荆 哈哈，你也懂得劍法。

巧 爸爸教過一點。

荆 那麼你且舞一套我看看。

(高擊筑，巧姐舞劍。)

荆 果然不差。好孩子，我得空就來教你舞劍。

巧 多謝荆大爺!

荆 你爸爸有信息嗎？你要你爸爸快回來嗎？

巧 不，我爸爸不會快回來，他要打完了敵人纔回來。我學會了舞劍還要跟爸爸去殺秦國兵呢？

荆 這孩子倒是有志氣。你不怕秦國兵嗎？

巧 我不怕……

（樊於期上。）

樊 有酒賣沒有？（口音稍異。）

巧 （驚起。）分明是外國人口音，恐怕是秦國來的好細！

荆 （突如其來的問。）將軍是否從秦國來？

樊 （驀驚，旋即鎮靜。）我本來是秦國人，亡命到這裏。請問您怎樣知道那麼清楚？

荆 哈哈，我不過聽說有一位樊於期將軍從秦國來，剛纔聽出口音，所以冒昧問一問。
（拔刀。）唉，秦國來的好細，讓我來結果他的性命！

高

老張慢來。秦王殘暴無道，樊將軍因為犯了罪才逃到我們燕國來。我們只是同暴君作對，正應該同樊將軍同情，怎樣反而害他？

樊

我本來是亡命的人，因為仰慕燕國太子丹的賢名，特地來投奔，蒙太子丹寬洪收容了，真是難得。當我渡過易水的時候，我早已把我的頭顱獻給貴國的人了。我素來聽說燕趙多慷慨悲歌的人士，所以我寧可死到這裏來。

高

但是將軍總要仔細才好。聽說秦王已經懸了賞重價買將軍的頭，誰要送去，賞黃金一千斤，封邑一萬戶，真得留神你的腦袋才好。

荆

好一個狠心的秦王！

樊

唉，我現在還能活着，無非仗着太子丹和燕人的高義。我還怕什麼？

屠

對了，怕什麼？我不殺你。（將刀收好。）好朋友，我們一起喝酒怎樣？

（四人皆入座。）

屠

巧姐兒，再添付虛篋，多提幾壺酒來。

(巧姐擺好盞筷，斟上酒，便下。)

(四人對飲。)

高 請問將軍，秦王強暴，難道秦國的老百姓都願意打仗嗎？

樊 秦國的老百姓誰也不願意打。關中已經够富庶了，何必要去滅別人的國家呢？

高 那麼秦國的隊伍呢？

樊 也是不願意打仗的多。誰願意拋棄了父母妻子到別國去打仗呢？要知道現在秦國出兵，完全用強迫方法，誰要說半個「不」字，就會沒有腦袋。

高 那麼將軍離開秦國，是不是也爲着主張——

樊 那裏說到主張？——我不過親自看見部下的人怨恨秦王無道，嘆了一口氣，便有人報告秦王，說我不願意打仗，反抗命令。我要走得不快，早讓人把我的腦袋拿去報功領賞去了。

荆 好一個暴虐的秦王！

屠

（拔刀躍躍欲試。）這樣的暴君，我必要殺他！

樊

對了，殺了暴君，秦國同別國就可以相安無事了。

高

真的，殺了秦王一個人就夠了嗎？

樊

就是秦王一個人——他真是一個魔王！

荆

好一個魔王！

（巧姐取酒上，衆飲。巧姐玩弄筑，但不成聲。）

樊

（指筑）這是什麼樂器？

高

這叫做筑，是燕國的古樂器。

樊

很像琴呢。請問怎樣彈法？

高

用竹子打着就是了。

（高擊筑，衆靜聽。）

樊

（聽完問。）這是什麼調兒？

高 這叫做「恨強秦。」

樊 音樂果然好聽，放歌就更悲壯了。

荆軻 （連飲數杯，猛擲杯，悲歌。）

（恨強秦）

我痛恨強秦，

我痛恨強秦，

張開血盆似的巨口，

要把六國一氣吞併。

法 誇什麼豪傑之士，

說什麼血氣之倫？

眼看着：

秦兵像疾風暴雨，
吹到了易水之濱。
要劫掠燕人的子孫，
要盤踞燕人的祖墳！

樊將軍，

你來自西秦，

秦王一心一意只貪求，

懸重賞購你的頭。

好朋友，

更盡一杯忘憂酒。

剷除天下的兇邪，

果是誰的職守？

趁胸有餘燼，

趁血有餘溫，

朋友們，

且開懷痛飲，

且開懷痛飲！

（歌罷，樂止，荊軻、高漸離對泣，旁若無人。）

（驚異問。）他們爲什麼忽然愁傷到這個地步？

他們恨強秦恨極了！

真是「酒入愁腸化作淚，」這也難怪。

（稍猶豫旋與辭。）那麼我可要先告辭了。

（樊向荆軻、高漸離致禮；荆軻、高漸離不稍理，泣如故。）

（向狗屠）感謝，感謝——感謝你刀下留情，把我的腦袋記在眼上。

哈哈，當心我喝醉了酒，要討你的賬。

（卿於期已有醉意，下。）

屠 屠 嚶呀，卿將軍已經有了醉意，一個人走，路上遇見了什麼，可不妥，我還是送他回去吧。

（狗屠下。女兒二人對泣驚愕無所措。母自內招手，巧姐下。）

高 高 （四顧無人。）荆卿，暴秦這樣強橫，志在併吞六國，燕國又弱又小，怎樣能抵當得過呢？

荆 荆 燕國雖然弱小，倘若大家齊心去打仗，也未始不可以抵禦一下。

高 高 剛纔聽他們許多讀書人議論紛紛，真令人急死。燕國近年以來，但講文事，不修武備，燕趙多慷慨悲歌的人，這一句話竟成虛話了。

荆 荆 漸離，你又何必那樣過分憂愁？你看巧姐的爸爸，王勝王老爺不就是一個忠於國家

的好漢嗎？再看張勇張三爺，何等痛快，何等爽直，豈不是最講義氣的朋友嗎？一個國家只要有了忠義的人，我想是不怕別人來欺負的。

高 荆卿，你說我們燕國說得太好了。有了好人還要有好的當政的人，下了真正的決心，才可以有功效。

荆 你們當政的人——太子丹，不是大家都在稱讚嗎？連秦國的樊將軍，不是都慕名而來投奔他嗎？

高 太子是一個有抱負的人。恨只恨前幾輩燕國當政的人，都是爭權奪利，那裏就讓太子去作主？現在秦兵到了燕國的境內，大家纔知道一切準備都嫌晚了。

荆 那麼，同秦國開了仗以後，大家都服太子丹了吧？

高 服是服了，晚也晚了……

荆 天下沒有嫌晚的事。只要真正大家明白，上下一心，就是秦兵到了易水邊，我們還可以打退他們。

高 荆卿，照你的抱負，你的本領，你若真肯爲我們燕國出力，那我們就好了。

荆 哈哈，要我出力也容易。祇是你得去問太子丹。

高 是不是要請太子來封你做將軍？

荆 不是。我不在乎那個。

高 是不是要請太子來待你做上賓？

荆 不是。我也不在乎。

高 那麼你要太子做什麼？

荆 我聽說太子有一匹好馬，寵愛萬分，我要他殺了那匹愛馬，把馬肝來給我下酒。

高 唉！

荆 哈哈！（狂飲。）

（女閃出，田光僕行上。荆軻、高漸離正對泣，旁若無人。）

女 田相公怎樣來了？

田 (低聲) 荆卿在這裏嗎？

女 (指荆) 是，荆卿在這裏。剛喝了半天酒，恐怕醉了。

田 (走近荆卿，目光發怔) 荆卿，你醉了？

荆 (猛起立拭淚，繼以狂笑) 原來田處士來了，一起喝幾杯酒好不好？

高 田處士久違了。我今天已經喝多了。讓我下次再奉陪一醉吧。

(高漸離下)

田 巧姐，請你再去熱點酒來。

(女斟酒下)

荆 田處士，我先敬你一杯。

田 (坐定漸沉靜) 壯士，我也敬你一杯。願這杯酒消滅我們的暴敵！(各飲盡)

荆 處士怎樣奮激起來？莫非秦兵犯境，前方危險嗎？

田 燕國弱小，抵不過強秦，現在也沒有法子。恨只恨暴君當道，千秋萬世的亂源，從此開

始了！

荆 秦國真是有那麼強，可以滅燕國嗎？

田 現在秦國已經虜了韓王，往南打楚國，向北臨趙都，「合從」也來不及了。唉（四顧左右）……當然燕秦不兩立……

荆 那麼請問處士有什麼好的辦法呢？

田 荆卿……我老了，再沒有什麼力量。但是太子竟以國家大計同我來相商，我不揣冒昧，已經舉薦了你。

荆 燕國有的是猛將、勇士，我又有什麼用處呢？

田 太子所要的就是你這樣的壯士——有魄力，有風度，有浩然的正氣！

荆 他要我去做什麼？

田 太子有一個計畫，有一個極機密的計畫，他說全燕國沒有人可以擔任。

荆 樊於期樊將軍不是來投奔太子嗎？

田 荆卿，事急了，沒有決心，沒有成功。

荆 樊將軍剛纔說過，他渡過易水的時候，已經把他的頭顱獻給燕國的人了。

田 荆卿，我同你的交情，全國人都知道。

荆 對了，我來燕國是投奔於你；我可不像樊將軍仰慕太子的賢名纔來投奔的。

田 （起立。）太子仰慕荆卿的威名，早就想請教於你，請你不要猶疑。我們就一同去見太子，共商大計好不好？

荆 國家大事，驚馬的才，恐怕不能勝任。（露不欲即行狀。）

田 請你不要客氣，太子同我商量的，就是要請你擔任，擔任一件機密的事情。

荆 難道太子不怕我洩漏機密嗎？

田 太子十分信任你。

荆 處士，老成謀國的田處士，太子十分信任你，你也十分信任我，但是太子對於我信任不信任，我怎樣可以知道？

田 唉，我們一起到了太子的宮裏，你就知道了。

荆 我同處士一起進太子的宮裏，全國人都會注意。難道秦國就沒有耳目嗎？

田 不要緊，那麼我先去，你隨後再來。

荆 處士，我同你的友好，全燕國都知道。太子丹現在這樣相信你，全燕國也都注目。秦國倘若若有耳目，那豈不是事情還沒有做，秦國早就注意我們了嗎？機密又那裏機密起呢？

田 荆卿，你想得真是周到。我同你一起去見太子，或者我把你舉薦給太子，倘若燕國人知道了，亦會你一句我一句猜這個猜那個，要機密也無從機密了。

荆 所以，你還是不舉薦我的好。哈哈！

田 （猶疑半響，旋若有所決。）那麼，荆卿，我們從此分手吧。

荆 我既不去見太子，你又何必匆匆走呢？

田 荆卿，你的責任重大，你的前程遼遠！（忽拔劍。）壯士，別了。請你告訴太子，國家大事

的機密，我再也不會泄漏了！（雲那間舉步作欲行狀，乘勢自刎死。）

荆
（大叫一聲，撫劍凝視，不泣不笑。）

（酒店母女趨出，見狀驚號。）

（荆取劍雜舞狂笑。）

（狗屠上。）

屠
噯呀，荆卿，你殺了田處士。

荆
（驚呼。）唉，我殺了田處士！

（太子丹、高漸離上，衆隨上。）

太子
（撫田處士屍哭。）唉！田處士，老成謀國的田處士，是誰殺了你？

高
太子，田處士爲國犧牲了！

屠
太子，田處士是荆卿殺的！

太子
那一個是荆卿？

荆 是我。

太子 荆卿，你殺了田處士嗎？

荆 是的。

太子 你爲什麼殺了田處士，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嗎？

荆 哈哈！好朋友！好朋友！

太子 荆卿，你錯殺了田處士了，田處士是我們燕國有功的人。

荆 哈哈，不管他有功沒有功，他現在已經死了。

太子 （自有主意。）好吧，剛纔我爲你殺了我的愛馬，如今你反傷了我的老臣。你從前做田處士的上賓，從今以後，我只好請你做燕太子的囚犯了。情理難容，國法難恕，丹就要赦你也沒有辦法。我只好把你看管起來，免得你再傷害招待你的主人。

（衆擁荆軻下。）

太子 （撫田光屍。）處士，瞑目吧。你所賞識的貴客，從今成了燕國的囚犯！（幕落）

第二幕

地點 荆卿居所（上舍）

時間 同年初秋

（荆軻秋紋在場，美女陸續上。）

（啓幕歡笑聲雜作。）

（秋紋奏琴，荆卿含笑擊拍。）

（諸美女起舞。）

荆卿
（歌。）

（幻夢歌）

空氣何芬芳，

音樂何悠揚，

我似醉醺了醇酒。
在夢境裏面徜徉。

(衆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夢一場。

你們的繡裳凌亂，

像是舞風蝴蝶。

你們的情影翩翩，

像是殘春花謝。

(衆和)

花謝，花謝，

且看秋風黃葉。

你在鼓琴，

我在低歌，

誰說良辰勝景，

任他等閒蹉跎？

（衆和）

蹉跎，蹉跎，

怕你壯年虛過。

空氣何芬芳，

音樂何悠揚，

我似醉醺了醇酒，
在夢境裏面徜徉。

（衆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夢一場。

荆

好好，舞得好。你們也累了，歇一會吧。回頭我們在花園裏清心亭，趁着月色，擺起酒來，鬧一個整夜好不好？

秋

荆卿，你這幾天不是身體有點不舒服嗎？初秋的天氣，晚上在清心亭着了涼，不大好呢。我看要喝酒還是上碧霞閣，那裏點起各色的燈，映着月色，倒是最好不過的。

美女

正是秋紋的話一點不錯，今天清早我到後花園，已經覺得冷氣逼人，夜來想必更涼了。

荆 秋……秋天到了。

(顧衆美女。)好，那麼你們歇一會，回頭再說吧。我病後還覺得身體沒有復原，就在這裏休息休息好了。

(衆美女下。)

秋 論理您也該多休息休息了。這兩天我看您神思怪不好的。
荆 唉！真是，秋天到了。

(秋將欲退下，荆止之。)

荆 秋紋，我好久沒有喝酒了。

秋 對了，您病好了，天氣亦涼了，該喝點酒了。

荆 秋紋，回頭你彈琴我聽，我們先喝點酒助助興。

秋 我彈琴是新學的，你的朋友高漸離才是我們燕國的國手。

荆 對了，高漸離——他說今天要來看我呢。

秋 荆卿，您病剛好，何必見客呢？

荆 沒有法子，太子丹派他來看我呢。

秋 荆卿，太子丹不說您是燕國的囚犯嗎？我願意您不自由——省得有客人來見您。

荆 秋紋，我願意做一個囚犯，好讓你老看守着我，哈哈。

（一美女上。）

美女 荆卿，高漸離高二爺來見，我們回說您正歇着呢。他可一定要見，他說是您約他來的。

荆 秋紋，我可以見客嗎？

秋 高二爺，他答應教我彈琴，他老推沒有功夫，今天可不能隨便放他過去。

荆 好吧，請高二爺。

（美女下。）

秋 荆卿，我先去預備點茶敬客，回頭我們再喝酒。

荆 茶敬客也好，酒——高二爺也是愛喝的。

幕二第

(秋紋下。)

荆 (抱琴在手,含笑擊。)

(高漸離上。)

高 荆卿,你也學彈琴嗎?

荆 沒有,我那裏會?

高 那麼是誰在彈琴?

荆 你猜。

高 我猜不着,

荆 是你的一個弟子。

高 是男弟子還是女弟子?

荆 自然是女的,哈哈。

高 我不記得我曾經收過女弟子。

荆 你答應收她做弟子，但你還沒有教過她。

高 哦，是秋紋，她彈琴彈得很好，何必我教呢？

荆 她說你是燕國的國手。

高 不敢當。

荆 漸離，我讓秋紋預備了酒，我們回頭一起喝幾杯，你也教她幾曲琴調。

高 荆卿且慢喝酒彈琴，我有要緊的事情同你說。

荆 又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呢？還不是秦國出兵的消息嗎？

高 對了，秦兵已快到易水邊了！

荆 哈哈，原來如此。那麼太子丹派了多少兵去抵當呢？

高 兵雖然派了一點，但是燕國人馬太少了，怎樣抵當得過呢？

荆 張三爺帶兵出發沒有？

高 沒有，他雖是熱心腸人，但是他口口聲聲說要跟着您到前方去。

荆 唉，朋友是朋友，打仗是打仗，我又不曾打仗，他跟我做什麼？

高 荆卿，太子丹近來看過你沒有？

荆 沒有。

高 太子希望你做的事情，說清楚沒有？

荆 沒有。

高 太子的意思，希望你快……快快的答應。

荆 答應什麼？

高 答應他要你做的事情。

荆 他要我做什麼，我也猜着幾分，但是他從沒有明白告訴我！

高 難道田處士沒有明白告訴你嗎？

荆 他不等到明白告訴我，就死了。

高 唉，田處士死得太快了。

荆 天呀！對了，田處士死得太快了。

（秋紋上，美女敬茶。）

秋 高二爺，請用茶。

（美女下，秋紋坐。）

秋 你們二位談什麼國家大事呢？

高 沒有什麼。

秋 那麼高二爺，您今天可一定要教我彈琴了。

高 我彈不好，那敢教你？

荆 漸離，不要客氣，你教她吧。

（高勉強彈琴，但心緒甚亂，不能成音。）

高 對不起，我今天心緒太亂，恕我不能再彈了。

荆 漸離，我知道你今天有心事，那麼我們還是談國家大事，好不好？

高 好。(點頭，但半嚮不談。)

荆 那麼請談。

高 (注視秋紋。)荆卿，你想秋紋姑娘可以參加我們的談話嗎？

荆 我想沒有什麼不可以。

高 (吞吐。)我想還是不參加的好。

荆 你不能相信秋紋嗎？

高 不是我不信，只怕太子知道了要怪我。

秋 那麼我走開好了。

荆 不要緊，秋紋就是太子派來守着我的。

高 我知道。那麼她已經都知道一切了嗎？

荆 她不知道，她從來不問。但是，漸離，我相信她。

(高猶疑不語。)

秋 好，你們談吧，我去預備酒。

（秋紋下。）

荆 好了，漸離，秋紋可被你趕跑了。

高 對不起。

荆 不要緊，她一會還要來的，你有話快說吧。

高 太子希望你趕快答應，他還要問你願意找那一位同你一路去。

荆 我還沒有想到誰可以同去。

高 張三爺怎樣？

荆 他不成，他太喜歡吃狗肉了。

高 你是不是嫌他不够小心？

荆 我不願意明白答復，怕傳出去得罪了朋友。

高 那麼你想誰最合式？

荆 我想巧姐的爸爸，王勝王大爺，又勇敢，又小心，最合式。

高 噯呀，提起王大哥，可真令人傷心，前方帶信回來他已經爲燕國盡了忠了。

荆 巧姐同她媽媽知道嗎？

高 巧姐知道，她還瞞着她媽媽呢。

荆 巧姐，那女孩子，又有志氣，又會舞劍，可惜她只是一個女孩子。

高 這孩子也怪，聽到了她爸爸爲國盡忠的消息，她也不哭，她只咬緊了牙，把眼淚往心裏咽，她一心要爲她爸爸報仇。

荆 好孩子，你看見她爲我問她好吧。

高 巧姐在外面呢。她因爲喪服在身，不敢進來。

荆 沒有什麼，你領她進來好了。

(高下。)

(美女擺酒具上，安排好卽下。)

(高偕巧姐上)

荆大爺，您好？

巧姐，聽說你爸爸爲燕國盡忠了，是不是？王大爺是一個血性男子，他是燕國戰士的好榜樣！

我爸爸臨走的時候吩咐我，我不要希望他早回來，那曉得他現在永遠不能回來了。(悲傷，但又勉強忍住)

好孩子，你不要悲傷，我們都要替你爸爸報仇。

謝謝荆大爺，您答應替我爸爸報仇。張三爺他也答應了，他說他正等着您，等您身體好了，就一同帶兵去打敵人。

哦，張三爺要跟我去打仗？

對了，荆大爺您既然要去，我跟着去成不成？——我要是能去，我就可以爲我爸爸報仇了。

荆 好孩子，難爲你有這樣的孝心。

巧 荆大爺，爸爸教我不要盡孝要盡忠，我想媽媽雖然不願意，我也要去打仗。

高 荆卿，這孩子同我也說過，要央求你帶她打仗去。傻孩子，倒是有孝心，又有忠心。

荆 漸離，你想我能帶她去嗎？

高 那我不知道你心目中預備帶什麼樣的人。

荆 你猜？

高 張三爺那樣的人可成嗎？

荆 不是。他雖然刀法好，我不預備帶他去，我要一個有胆量有決心而又會舞劍的人。

高 爲什麼一定要會舞劍的人？

荆 在平常的戰場上，刀比劍利害，在我要去用武的地方，劍比刀方便，因爲——

高 因爲什麼？

荆 因爲那裏沒有刀。

巧 那麼那裏有劍嗎？

荆 孩子，你真聰明，那裏有的是劍。

巧 那裏我可以去嗎？

荆 那不是女孩子去的地方。

巧 女孩子難道不能打仗嗎？

荆 那不是打仗的地方。

巧 那我會舞劍還不成嗎？

荆 對了，我好久沒有教你舞劍了，你且舞一套我看。

（巧姐舞劍，荆卿暗中指點。）

（秋紋上，見狀驚訝，微露不悅。）

秋 唉，那一家的女孩子，跑到我們這裏來練武？這裏可不是她用武的地方。

高 這是巧姐，荆卿的女弟子。

秋 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有這樣的女弟子！

高 秋紋姑娘，你不是要跟我學琴麼？我從來沒有預料要收你這樣的女弟子。

秋 高二爺，您肯教我嗎？

高 爲什麼不肯？

秋 那我早就該請您教了。

（劍舞罷，荆軻走近秋紋，秋紋不甚理會。）

荆 秋紋，你看巧姐舞劍舞得好嗎？

秋 自然好，她是你的女弟子。

荆 是她爸爸傳授的，可不是我教的。

秋 那麼您還是多多教她吧。這幾天您身體不好，沒有出門教女弟子，怪不得悶悶不樂呢。

荆 唉！秋紋，我悶悶不樂，爲的是秋——秋天到了。

秋 對了秋天到了，我們應當彈一曲「秋風歌。」高二爺，您教我，我第一節還不大會彈。

高 好，我試彈第一節你聽。（略彈。）

秋 對了，後面我都會，就是第一節最難，老不會。

高 （彈完首節。）好了，第一節彈完了，你自己來彈吧。

秋 我還不會。

高 那我只能教一遍，也許你願意彈給荆卿一個人聽，那我就先告辭了。

荆 漸離，忙什麼？請喝杯酒再走。

（荆卿斟酒，荆卿、高漸離各飲一杯。）

高 好，太子約我進宮去，我不能多留了，對不起。

巧 荆大爺，請有了空再教我。

（高漸離偕巧姐下。）

荆 秋紋，你莫非不高興巧姐來嗎？

秋 她來好了，我爲什麼不高興呢？

荆 莫非你不喜歡有人在這裏舞劍？

秋 對了，這裏不是舞劍的場所。

荆 這孩子爸爸打仗死了，真可憐。

秋 怪不得戴着孝，我就是不喜歡戴孝的人到這裏來，看着心裏不舒服。

荆 對了，我心裏也覺得不舒服。

秋 也許是因爲秋天到了。

荆 秋天到了，你索興替我彈一曲「秋風歌」吧。你總說到秋天纔肯彈，現在可以彈了。

秋 第一節我不會。

荆 高漸離不是教你了嗎？

秋 今天您不舒服，我不彈，那個調子太淒涼了。

荆 不要緊，我心裏不舒服，纔想着聽那個調子呢。（略哼音調。）剛纔高漸離彈的是不

是這樣的？你彈着聽我唱這樣？

秋 您還是休息休息吧，怎樣又要唱起歌來？

荆 不要緊，你說淒涼，我說纔悲壯呢。

荆 柯
(歌。)

(秋風歌)

(秋紋和) 聽，聽那竦竦的秋風。

鬼吟般吹入了園庭！

秋紋，我們將像彩雲，

橫被衝散在那天空！

(獨唱) 我愛你的琴聲哀怨，

像一顆顆淚墜玉盤；

我也愛秋風的蕭蕭，
像萬千士卒的鼓噪。

（秋紋和）今朝啊，有琴歌相和，
且盡情的大家歡樂。

（獨唱）來日啊，我獨葬荒邱，
你猶看陌頭的楊柳！

（獨唱）秋天是流血的節候，

秋天是灑淚的辰光——

血染在楓樹的枝頭，

淚滴在情人的心上。

秋紋，且停了你的琴聲，
我不知如何這般惶恐？

（秋紋和）聽，聽，那竦竦的秋風，

鬼吟般吹入了園庭！

秋 說也奇怪，您今天的聲音怎樣震顫得那麼利害？我這幾天總覺得您心中有事，到底

爲什麼，可否容我知道？

荆 （強作微笑。）秦兵已經打到燕國邊界，我只愁不能同你們常常歡樂了。

秋 莫非您要去打仗嗎？（接着問。）是不是高漸離的意思？還是太子的命令？太子不說

老留您在這裏住嗎？

荆 秋紋，不要着急，我不去打仗，太子也沒有那樣的命令。

秋 （高興）那就好了。（又問）那麼您又憂愁什麼呢？

荆 這裏太美麗，太舒服了，我恐怕不能常常這樣享福罷了。

秋 當今霸強得勢，燕國弱小，這樣的享福或者不容易長久。但是人間的歡聚，又那在乎畫棟雕梁，車馬輕裘，世俗的繁華呢？在深山的幽谷裏——

荆 對了，我們可以到深山的幽谷裏——

秋 在深山的幽谷裏，竹林蔥鬱着做了圍籬，白雲繚繞着封了門牆，釀些新酒，採些鮮果，且歌且舞，拋棄了世俗，忘卻了人生，該是多麼有趣啊。

荆 我可以做雲間的白鶴，痛飲着酒般的朝露，澆滅我心頭的烈火；我也可以做山中的猿猴，飽啖些啞人的野果，填塞我滿懷的抑鬱。但是……但是……天下方亂，我怎樣孤零零一個人獨自活着呢。

秋 荆卿，剛纔您告訴高漸離些什麼？

荆 沒有什麼。

秋 那麼——我秋紋難道不能同您共患難嗎？難道不能結草廬跟着您，餐風飯雪，了此

一身嗎？

哈哈，秋紋，我荆卿一介無賴，蒙你以患難相許，實在感激得很。但是——唉！（歎息。）

荆卿，國破家亡，弱女子也可以一死殉國。但是強秦正當強盛的時候，死也沒有用處，不如一同去隱居，過些清閒日子。春風秋雨，陰晴萬歲，但在山中玩賞天然的奇景，也不冤枉。

荆

有你這花一般的美人一同隱居山林，幾世裏修得到，我荆柯豈不懂得享這樣的清福？但是秦國正當強盛，各國都要被牠吞併，弱小的燕國恐怕也難免遭劫。大丈夫生當今世，豈能獨自逃到山野去偷生，而不想獻身國家，抵抗強暴呢？我固然知道犧牲了未必就能成功，但是我們又豈能讓暴秦隨便橫行天下，不替天地間留一點浩然正氣！

秋

（受感動。）那麼，荆卿，您真預備為燕國出力嗎？

荆

自然，太子丹義高情深，我豈能不報？

秋 那麼，您預備怎樣報答太子呢？

荆 唯太子的命令是從，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秋 荆卿，您真要以死報燕麼？我雖是一個弱女子，亦不敢存偷生的念頭，請您先殺了我，以警戒偷生的人。

荆 秋紋啊，你又深情，又義憤，真愧殺男子了啊！

秋 （持劍呈荆軻，露十分堅決。）

荆 （按劍放一邊，笑着說。）哈哈，現在大局雖然不可收拾，但還有一線的希望呢。

秋 （微改容，忽然高興地問。）還有希望嗎？一線希望在那裏？

荆 你知道曹沫劫齊桓公的故事嗎？

秋 聽說過，是不是曹沫把齊桓公殺了？

荆 不是。

秋 那曹沫怎樣劫齊桓公呢？

荆 曹沫劫齊桓公，雖然手提着利刃，並沒有殺他，只是迫着齊桓公答應把所佔據各國

諸侯的地方都歸還了。

秋 那麼現在我們到底怎樣辦呢？

荆 現今唯一的方法，也只有持利刃，劫秦王，在生死的關頭，迫着他答應完全歸還諸侯的侵地，那就好了。

秋 那這非天下第一勇士不能辦。

荆 （外面似聞歡笑聲，忽驚覺出言不慎，四顧愕然。）秋紋，我剛纔說什麼來的。

秋 我們剛說着雲間的白鶴山中的猿猴呢。

（半響不語）

（一美女上）

美女 荆卿，太子請見。太子已經來了些時，只因姐妹們都在說笑，沒有早通報。

荆 那麼就請太子到這裏來。

(美女下)

荆 秋紋，留神讓她們不必來侍候，我有要緊的話同太子談。

秋 好，我知道。

荆 (拉着秋紋，向她凝視。) 秋紋，你知道什麼？

秋 (誠懇乞求似的。) 荆卿，您放心吧，我愛燕國，我亦愛我的勇士！

荆 (放手。) 秋紋！

(秋紋下。)

(燕太子丹上。)

(太子及荆卿相見作禮。)

太子丹 聽說尊體有點不舒服，不曉得究竟是什麼病？現在好些沒有？

荆 沒有什麼，大概是着了涼。

太子丹 秋天到了，足下要珍重纔好。

荆 不要緊，着了涼多喝點酒就好了。（談笑自若）

太子丹 （四顧，欲言又止）

荆 哈哈，今晚請太子留在上舍，一起痛痛快快喝幾杯酒怎樣？

太子丹 荆卿，好久沒有請足下喝酒了，論理丹應該奉陪幾杯。只是（轉傷感）國家將亡，禍在旦夕，丹那有心腸痛痛快快喝酒呢。

荆 （故作不知問。）太子，到底大勢怎樣？爲什麼這樣驚惶起來？

太子 足下或者不知道，秦兵早晚也許就要渡過易水來，丹雖願意長久侍候足下，恐怕亦難辦到了。

荆 真的？真的秦兵就要渡過易水嗎？那麼燕國的將士呢？

太子 燕國的將士，現在還死守着易水。

荆 打仗的損失很大嗎？

太子 自然損失很大，燕國的勇士慷慨赴死的已經不少了。

荆 那麼救兵呢？

太子 丹已經囑咐高漸離在調度，限十天以內把燕國所有的將士都調到前面去死守易水。

荆 你們計算守得住易水嗎？

太子 我們不能計算；我們只有盡最後的努力。

荆 太子，您想我能去幫燕國打仗嗎？

太子 打仗，固然好。但是，大局太危急了，我們不出奇兵，恐怕不能制勝。

荆 等太子調度好了大兵，我可以趁着月色，偷渡易水，去襲擊敵人。

太子 (歎息。) 唉！荆卿，足下的高義，我們燕國的人只有感激。

荆 消滅強秦，扶助弱燕，是每一個大丈夫應有的抱負，何況太子這樣待我的深情厚誼，

我怎能不感激圖報呢？

太子 (鄭重說。) 荆卿，消滅強秦，扶助弱燕，既然是足下的抱負，丹可以要求足下一件事

嗎？

荆 請太子直說，我荆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太子 荆卿，足下記得曹沫的故事嗎？

荆 （故意不知道。）記得不大清楚，是不是曹沫把齊桓公殺了？

太子 曹沫沒有殺齊桓公。

荆 對了，曹沫手提着利刃，沒有殺齊桓公。

太子 曹沫沒有殺齊桓公，卻把佔據各國諸侯的地方都歸還了。

荆 齊桓公也不愧是一個聰明的人。

太子 （更深沉。）足下以為秦王不夠聰明嗎？

荆 我不知道。

太子 足下自比曹沫怎樣？

荆 我不能比。

太子 那麼足下可以答應丹的要求嗎？

荆 這非天下第一勇士不能辦。竊下之才，恐怕不能勝任，還請太子慎重。

太子 荆卿，不要過謙。丹相信足下是天下第一勇士，這件事非足下不能辦。

荆 聽憑太子的吩咐。

太子 荆卿，足下是燕國的救星，全燕國的人都在期望着。

荆 我已經決心為燕國盡最後的努力，以報答太子的高義。

太子 荆卿，秦兵快渡易水了，足下可以早日啓程嗎？

荆 自然可以，但是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情，我們非有嚴密的準備不可。

太子 是不是要派人同去。

荆 自然要有人同去纔好。要有合式的人纔可以增加成功的把握。

太子 足下心目中可有合式的人嗎？

荆 有是有，可惜——

太子 可惜什麼？

荆 可惜他死了。

太子 是誰？

荆 是高漸離的朋友，王勝，王大爺，巧姐的爸爸，可惜他新近打仗死了。

太子 那太可惜了。我們只好趕快再另找一個合式的人。高漸離還有別的朋友嗎？

荆 他也沒有合式的人。

太子 那麼請教怎樣纔算合式呢？

荆 第一要忠誠，第二要有膽量，第三要有武藝——特別是劍法要好。

太子 那可是不容易。

荆 （沉思。）太子，我若到秦國去，秦王會疑心我嗎？

太子 足下忘了是燕國的囚犯嗎？

荆 對了，我是燕國的囚犯。

太子 秦國都知道足下殺了燕國的老臣——田處士。

荆 好極了，我是一個囚犯。但是一個囚犯雖然放到秦國去，無緣無故，怎樣可以見到秦王呢？

太子 秦王要燕國督亢的地圖，足下可以把地圖帶了去，獻給秦王。

荆 誰相信地圖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太子 那麼請問有什麼好法子？

荆 秦王懸賞通緝，誰要能把樊將軍的頭割下來送去，賞黃金一千金，封邑一萬戶，我若能把樊將軍的頭同地圖一起奉獻秦王，秦王一定相信我，高興見我，那麼我就可以報命了。

太子 說得很有道理。但是樊將軍亡命逃到燕國，投奔於丹，他是客，丹是主，丹怎能因為完成我們的計畫而傷害於他，還請足下再一思量。

荆 （思索）沒有樊將軍的頭，我看是不會成功的。

太子 荆卿，丹怎樣能忍心要樊將軍的頭呢？

荆 好，好，太子的高義我也明白。

太子 荆卿，地圖馬上可以預備好，樊將軍的頭還請足下保留一下，從長計議。

荆 那麼太子是不是願意我早出發呢？

太子 自然願意。

荆 那麼我請求太子讓我來選擇同去的人。

太子 那可以。

荆 太子一定可以答應派我選定的人嗎？

太子 足下請說，丹一定遵命。

荆 樊將軍的頭，太子既不答應，那麼請太子派樊將軍送我回秦國好不好？

太子 秦王不是懸賞通緝樊將軍嗎？他怎樣可以去得？荆卿，我另外派人陪足下去好了。

荆 太子，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請鄭重留意所要派遣的人。

(太子欲行，一美女上。)

美女 荆卿，樊於期樊將軍求見。

荆 好極了，我正要見他，請樊將軍進來。

(美女下。)

荆 太子，我們同樊將軍一起談談怎樣？

太子 足下新病初愈，要多多養息纔好。我想今天不要同樊將軍多談了吧。

荆 太子，樊將軍投奔於燕，他說過願意把他的頭顱獻給太子，我們爲着保燕滅秦，太子又何必不受這份重禮呢？

太子 荆卿，樊將軍投奔於丹，丹是主，他是客，我們豈忍殺他？

荆 那麼請樊將軍陪我到秦國去，把這份禮獻於秦王又怎樣呢？

太子 唉！秦王懸賞購樊將軍頭，他已經脫離了虎口，怎樣又讓他再入虎穴呢？

(美女引樊於期上。)

樊 （作禮）太子，亦在這裏？

太子 好，你們二位談談。丹還有別的事情，請先告辭。樊將軍，荆卿新病方好，希望你們不要談久了，累了荆卿。

荆 太子，請留一步。樊將軍，爲着報答太子，你可願意回到秦國去嗎？

樊 我可以拚着一命報答太子。但是，虎狼的秦國，我怎能活着再回去。

太子 樊將軍，荆卿之言喜耳，請將軍不要介意。再見吧。

（太子下，荆卿送之。）

美女 將軍，你是秦國人嗎？

樊 姑娘，你恨秦國人嗎？

美女 我們不恨秦國人，我們只恨暴虐無道的秦王。

樊 你不恨秦國的兵將嗎？

美女 他們要打我們，我們也恨。

樊 倘若我是秦國的將軍，你恨我嗎？

美女 哦，我們不曉得你是秦國的將軍。

樊 我雖然做過秦國的將軍，但是我不願意打你們。秦王知道了，就懸賞要買我的頭，我

只好逃到燕國來，投奔你們的太子。

美女 哦，你不願意打我們，你來投奔我們的太子，那我們就是好朋友了。

樊 對了，讓我們做好朋友吧。

（荆軻上，美女下。）

荆 樊將軍，有什麼見教？

樊（仰天嘆息，流淚作答。）父母宗族都被殺戮，此仇不報，枉為丈夫。秦王懸重賞買我的頭，此恨不雪，偷生何益，我投奔太子，為着要剷除凶暴，報仇雪恨，還請荆卿多多指教。

荆 將軍既然不願意生還秦國，那就只有以死報燕，不曉得將軍究竟做什麼打算？

樊 衝鋒陷陣，我所專長，馬革裹屍，我所期望，倘太子有所任使，我願跟隨荆卿之後，戰死易水之濱。

荆 燕國弱小，我們戰死沙場，恐怕還不足以救危亡。

樊 請問荆卿有什麼好計？

（荆卿附耳密告機宜。）

樊 （感泣。）痛心徹骨的事情時刻在念，但想不出有什麼好的計策。現在承蒙荆卿不棄，但有驅使，萬死不辭。

荆 將軍，我滿心要約你同行，但是太子的意志，我們不能違背，只好有屈將軍了。

樊 古人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我樊於期愧不能從容就義，還不肯慷慨赴死嗎？荆卿，別了，祝你成功。

（樊欲自刎，荆止之。）

荆 多謝將軍，待我臨走的時候再來向將軍告別。

荆

(樊於期下。)

(拔劍)好好,樊將軍的頭!

(荆軻疾走下。)

(幕落)

第三幕

地點 易水邊（設席置酒）

時間 後三日（薄暮）

（秋風起落葉蕭蕭下。）

（燕太子丹、高漸離上。）

太子 今天荆卿出發，關係國家存亡，一切都預備好了沒有？

高 預備好了。

太子 那同去的人準時候會來嗎？

高 準時候會來的。

太子 漸離，他姓秦嗎？

高 對了，暴秦的秦。

第三幕

太子 他叫什麼名字？

高 他名叫秦舞陽，舞劍的「舞」，太陽的「陽」。

太子 秦舞陽——這名字倒不討厭，祇是姓秦不大妥當。

高 秦國人見了姓秦的倒多少可以有點感情，我們所以找了一個姓秦的人。

太子 他有多大年紀？

高 說是十六歲。他長得年輕，看來只有十三四歲。

太子 未免太年輕了。

高 年輕一點，秦國人可以不致於疑心。

太子 年輕不中用怎麼辦呢？

高 他劍舞得好。

太子 不知道荆卿以爲他的劍法怎樣？

高 我想荆卿會滿意，秦舞陽的劍法就像荆卿自己教出來的一樣巧妙。

太子 秦舞陽——他的胆量好嗎？

高 胆量好。他不怕秦國的強暴，他不怕秦庭的威嚴。

太子 他真忠誠可靠嗎？

高 他的爸爸在易水邊已經爲燕國盡忠了。他是將門之子，他要爲他爸爸報仇。

太子 好，漸離，我一切託付你。但願荆軻同秦舞陽這次去馬到功成。

（狗屠戎裝上，向太子作禮。）

屠 太子，張勇有禮了。

太子 我們燕國的神刀手，今天穿上了戎裝，莫非也要準備出發嗎？

屠 太子，張勇預備明天一早帶兵出發，不曉得太子還有什麼吩咐？

太子 明天一早帶兵出發嗎？現在秦國方面，已經傳說我們燕國要派人去求和，一時或者不會急於進兵，我們正好趁這個時期，多多調集隊伍。但是一切要守機密纔好，尤其在前方，一切要聽命令，不好輕舉妄動，惹敵人的疑慮。我們現在倘若靜守四十天，等

荆卿到了秦庭，立了大功，我們再集中大軍，反攻過去，那就一定可以得勝了。

屠 一定遵奉太子的命令？

高 三弟，回頭送了荆卿，我請你到王大嫂那裏喝幾杯酒，再吃一頓狗肉，祝你出征勝利。

屠 對了，王大嫂那裏好幾天沒有去了。王大哥在前方盡了忠，巧姐那孩子真也可憐，她

還想爲她爸爸報仇呢？

太子 (歎息) 唉！燕國的勇士犧牲何等壯烈，丹實在覺得慚愧啊。

屠 太子放心。我們爲燕國盡忠，乃是我們的本分，誰也不會有半點怨恨。王大哥犧牲了，王大嫂自然心上難過，但是巧姐那孩子鎮靜得很，哭都不哭，她說要殺了敵人再算賬呢。

(說着秦舞陽上，旁若無人。)

哈，小孩子到這裏來做什麼？

秦 屠 (學樊於期的口音) 我雖則祇活了十六歲，倒是殺人不眨眼，你可少鬧一點。

屠

我看你還不夠十六歲，十三四歲的小孩子，不要在我面前說大話，我已經殺了半生的狗，哈哈。

秦

哈哈，我以為你是出征的將士，原來你只會殺狗，不會殺秦國的兵。

（狗屠生了氣，舞起刀來，秦拔劍還擊，不分勝負。）

太子

（暗中稱讚秦舞陽。）漸離，這小孩子劍法真不壞呢。

高

對了，劍法不壞。

太子

漸離，你勸他們不要比武了，留神彼此失手。

高

好，三弟，停了手吧。我來為你們介紹做一個朋友。

屠

不，我不同小孩子做朋友。

太子

（忍不住自己開口。）好吧，你們聽我的話，大家停了手再說。

（狗屠、秦舞陽停了手。）

太子

（指秦問高漸離。）請問這位少年英雄是誰？

幕三第

高 (介紹) 太子這就是少年英雄——秦舞陽。

(向秦) 秦舞陽，快快謁見太子。

太子在上，秦舞陽有禮了。請太子恕我年輕鹵莽，在太子面前動武。

高 (介紹於狗屠) 這位是張勇張三爺，我們的神刀手。

(秦向狗屠作禮，但見了張三爺，認出了他是吃狗肉的老手。)

請問這位燕國的神刀手，張三爺，是不是愛吃狗肉的老手？

你怎麼知道？

我看見你吃過。

真的，你看見我吃過狗肉？

對了，同荆大爺和高二爺在一起。

這可奇怪了，我可不記得看見過你。

我們大家說正經的。這位少年英雄秦舞陽，便是我們請來做荆卿副手的。

太子 漸離，你去催荆卿快來。

（高漸離作禮下，太子亦下。）

屠 〔向秦舞陽。〕好孩子，你真不錯。你的劍法是誰教你的？

秦 是荆大爺教的。

屠 我只曉得荆卿收了一個女弟子，不曉得你也是跟他學的。

秦 張三爺，你穿了全副武裝威武得很。要不是高二爺說穿，真認不出來了。

屠 對了，你不說看見過我吃狗肉嗎？

秦 我常看見。

屠 是在王大嫂那裏嗎？

秦 是的。

屠 那我怎麼沒有看見你呢？

秦 那是因爲你多喝了酒。

屠 回頭我見了王大嫂，倒要問個明白。

(王大嫂探望上。秦見大嫂上欲躲避，屠看見了拉住不放。)

王大嫂，你來得正好，你可認識這位少年英雄？

屠 張三叔，你沒有認出來嗎？

屠 沒有。他說他常看見我吃狗肉，我可不記得看見過他。

屠 三叔，你忘記了巧姐嗎？

屠 (向秦。) 巧姐，還不給你三叔行禮。

屠 (巧姐作禮，俯首無言。)

屠 (吃驚。) 真的是巧姐？他爲什麼這樣打扮？

屠 三叔，巧姐要給她爸爸報仇。

屠 好孩子，願你成功。我明天一早也要帶兵到前方去了。大嫂，你放心，我們都會替大哥報仇的。

母

(飲泣撫女。)巧姐，你放胆前去好了。你是你爸爸的好孩子，你只想着爲爸爸報仇好了，不要再惦念着你的媽。

巧

(鎮靜。)媽，我再叫你一聲媽。請放心，從現在起我就改姓秦，改叫秦舞陽，我決不再惦念着什麼。我只有一條心，就是給爸爸報仇，爲燕國盡忠。

(高漸離上。)

大嫂，你也在這裏？三爺，你現在認出來了沒有？

屠 高

三哥，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害得我還同巧姐動了武，險些傷了我們勇敢的好姪女兒。

屠 高

我怕你心裏藏不住話，要告訴了你，你還不早就叫他巧姐巧姐的，豈不洩漏了祕密。好吧，二哥，你們都不相信我，我偏要叫你們認識認識我，有了話偏能藏得住，不說出來。

(向巧姐。)巧姐，你姓什麼來的？

巧 我姓秦。

屠 對了，秦國的秦。那麼你叫什麼名字？

巧 我名字叫舞陽。

屠 什麼？

巧 是舞劍的「舞」，太陽的「陽」。

屠 哦，你叫秦——秦舞陽。

巧 三叔，您可記住了，以後就叫我秦舞陽。

母 巧兒，你不要再給三叔多話了。

屠 大嫂，不要緊，我愛同她說話。這孩子真好，我捨不得她去，她還是留在家裏陪大嫂的好。

母 三叔的話也不差。我那裏捨得她去啊。

（忘記了。）巧姐，我想你還是不去的好。

高 巧

三叔，您忘記我叫秦舞陽了。秦舞陽已經立下志願，一定要去。

三弟，秦舞陽已經立下志願，要爲他爸爸報仇，並且我已經報告了太子，決定派他同荆卿去，你怎麼反而勸他不去，破壞我們的計畫呢？我剛纔還說這樣機密的事不能告訴你，怕你洩漏，現在你曉得了反而不好了。

二哥，請不要怪我多話。我所說的，只是我心裏想的，心裏想的藏不住，只好口裏說出來了。大嫂，這孩子要真是有志氣，大嫂肯放她去，難道我還能不放嗎？

孩子，你真願意去嗎？

（飲泣。）媽媽，我知道您不放心我去。但是，爲了替爸爸報仇，我已經決定了要去。媽媽，您就放孩兒去了吧。媽媽待我的恩典只好來世再報了。

好孩子，你要爲你爸爸報仇，你爸爸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也會高興，說你不愧爲你爸爸的女兒。好孩子，你去吧，一切要好好當心。我不能在這裏送你。回頭人多了，我忍不住。眼淚……好孩子，你務必當心。你什麼都跟着荆大爺好了。

巧 是的。請媽媽放心。

(巧姐送母下。狗屠高漸離同聲歎息。)

屠 二哥，你爲什麼讓巧姐去荆卿知道了怎樣？

高 我還沒有讓荆卿知道。

屠 你預備告訴他嗎？

高 我不預備告訴他。

屠 他不知道是誰，怎樣會答應同去呢？

高 他可以知道是誰。

屠 你不說不預備告訴他嗎？

高 我預備告訴他同他去的人叫做秦舞陽。

屠 荆卿既不認識他，一定不會高興。

高 我不管他高興不高興。

屠 那麼一路上倘若荆卿認出了是巧姐，那怎麼辦？

高 那豈不就好了嗎？巧姐，我們勇敢的好姪女兒，她那劍法就是荆卿親自傳授的，那他還會不滿意嗎？

屠 巧姐的劍法確乎不差，我剛纔已經領教了。可是我仍舊不明白，你爲什麼不肯早告訴荆卿。

高 我怕走漏了消息。

屠 走漏了消息便怎樣，

高 走漏了消息就有人反對巧姐去了。

屠 荆卿難道會反對嗎？

高 反對的不是荆卿。

屠 那是誰？

高 第一就是太子丹。

屠 太子不是願意派秦舞陽去嗎？

高 對了，太子所願意派的是少年勇士秦舞陽，不是我們勇敢的好姪女兒，巧姐。

屠 是不是因為太子不放心一個女孩子到秦國去？

高 對了，從古以來，還沒有出過巧姐這樣的奇女子，說明了荆卿可以滿意，但是太子是不會放心的。唉，只恨王大哥戰死在沙場，除了他沒有一個人可以同荆卿去擔負這樣艱難的使命。

屠 二哥請放心，我想王大哥死了，巧姐那孩子倒是有志氣，武藝也高，還可以去得。

高 三弟，現在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時候不早了，請你去看看車馬預備好了沒有。好，我叫他們預備去。

（狗屠下。）

（太子下。）

太子 （四顧無人，纔放心說出。）漸離，你想荆卿此去可以成功嗎？

高 太子爲什麼這樣問？

太子 我覺得有點不放心。

高 太子莫非不相信荆卿的智勇嗎？

太子 荆卿「智勇深沉」我完全相信。只是秦王無道，凶惡成性，他可是一個奸雄，我們不可不防！

高 秦王是奸雄便怎樣？荆卿乃是除奸的英雄！

太子 我們不是預備生劫秦王嗎？倘若他沒有齊桓公的風度，那豈不枉費心血嗎？

高 不管他有沒有齊桓公的風度，難道他的生命危在傾刻的時候，他還會不答應嗎？

太子 對的，秦王會答應的……

高 對的，秦王要是不答應，殺了他乾淨，爲天下人出一口氣！

太子 但是，秦王要是不肯見荆卿便怎樣？

高 啓稟太子，秦王有寵臣叫做蒙嘉，我們多送些禮物，包管可以辦到。

太子 我們又沒有人同蒙嘉有交情，這禮物又怎樣去送呢？

高 一個國家既然出了暴虐的君，必定會有貪鄙的臣，請太子放心。（密稟太子。）

太子 （點頭。）那我就放心了。

（狗屠上。）

高 車馬預備好了沒有？

屠 已經預備好了。

太子 怎麼荆卿還沒有來呢？

屠 他去拜會樊於期去了。他說一回兒就來。

太子 荆卿起初要樊於期的頭，我沒有答應，後來他又耍樊於期陪他到秦國去，我也沒有

答應。漸離，你想秦舞陽陪他去，他會滿意嗎？

高 荆卿自然不滿意。

太子 那怎麼辦呢？

高 那也沒有法子。荆卿所要的是樊於期——樊於期的頭！

太子 那辦不到。

高 辦不到那就祇好將就一點了。

太子 荆卿不會嫌秦舞陽年紀小嗎？

高 他會嫌他年紀小。

太子 荆卿不會嫌秦舞陽武藝差嗎？

高 他會嫌他武藝差。

太子 那怎麼辦？

屠 太子，我想不要緊。荆卿縱然嫌秦舞陽年紀小，武藝差，我張狗屠一力擔保就是了。

太子 難得你這樣熱心擔保，你有把握嗎？

屠 自然有把握。我相信荆卿在路上認識了秦舞陽以後，他不會不滿意的。

高 對的，秦舞陽年紀雖然小，武舞還不差，他那劍法一定可以使荆卿滿意。但是，在荆卿

幕三第

沒有認識他以前，恐怕不會滿意。

太子 那也沒有法子。

屠 太子，我可以擔保一切，你交給我們好了。

太子 好，我相信你們好了。

（荊軻提一小木匣上。）

（太子迎禮，各就座，態度嚴肅。）

太子 荊卿，車馬已經預備好了。

荊 太子，燕國的地圖呢？

太子 這是燕國督亢一帶的地圖。（授荊。）

荊 好一幅地圖，白白獻於秦王。

高 秦王貪欲無厭，我們一面獻圖，一面動手，一定可以成功。

屠 可是光是地圖，誰相信你畫得對不對呢？

荆 對了，所以我主張把樊將軍的頭一起獻了去。好好一個頭顱，自然是千真萬確了。

太子 荆卿，這個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終不忍殺無家可歸來投奔我門下的人。

屠 荆卿，那天遇見了樊於期樊將軍，我便要動我的屠刀，不是你還勸我刀下留情嗎？

荆 （舉木匣。）哈哈，不勞你的屠刀了，樊將軍的頭已經在我手裏！

（闔座吃驚。）

太子 噫呀，怎麼竟把樊將軍殺了呢？

荆 頭雖然在這裏，但我沒有殺將軍。

屠 不殺，怎樣將軍的頭會到你的手裏呢？

荆 讓我慢慢講來：

就是那天太子走後，樊於期來見我，說他父母宗族都被殺戮，現在又懸重賞買他的頭，願意率領人馬，剷除凶暴，拚着一死，以報太子。我告訴他燕國弱小，我們戰死沙場，恐怕還不足以救危亡。樊將軍仰天嘆息，流淚回答說「痛心徹骨的事情時刻在

幕三第

念，但想不出有什麼好的計策可以報仇雪恨。」接着，我把到秦國去的計劃大概告訴了他，樊將軍即刻慨然答應。剛纔我去告別，不等到話說完，將軍的頭，就隨着將軍的寶劍下地了。

太子
（感動，掩面哀哭。）

高
樊將軍死得好。

屠
樊將軍不愧是一條好漢。

（秦舞陽上，向衆作禮。）

太子
荆卿，這位就是少年英雄秦舞陽，我特地請他陪你去當你的副手。

荆
（不滿意。）這就是秦舞陽嗎？

秦
是的，荆卿，荆大爺。

荆
你有多大年紀？

秦
十六歲。

幕三第

太子 好，我們一起痛飲幾杯。

(衆舉杯。)

太子 願天棄暴，滅彼強暴！(各飲一杯。)

(太子取匕首出，向衆舉匕首。)

太子 願此利刃，殲彼元兇！(又一杯。)

(以匕首授荆。這是匕首。)

(再舉杯。願壯士馬到成功！(又一杯盡。)

(御者上。)

御者 稟太子，車馬齊備，恭候出發。

太子 荆卿預備出發怎樣。

荆 (不答。)

御者 稟太子紅日漸漸西沉，出發還請從早爲妙。

太子 荆卿有意出發了嗎？

荆 (若無所聞。)

太子 紅日已經將要西沉，可否派秦舞陽先走呢？

(荆仍不答，太子派秦舞陽先走，秦辭別偕御者下。)

荆 (忽震怒，起立，厲聲叱太子。) 爲什麼太子把這一去不復回的任務派給一個孩子呢？唉，提着匕首到不測的強秦去，明明知道不能活着回來。所以我停留不走，只是爲着要等候一位同行的壯士。現在太子既然催促，就從此辭別了。(起立準備出發。)

(荆軻拔劍繞場舞數匝。)

(舞時高漸離擊筑聲作。)

(賓客白衣冠陸續上，聞聲垂淚涕泣。)

(歌。)

(易水歌)

燕太子，請從此辭。
我此去願拚一死，
把萬惡的秦王刺，
雪我燕人的恥。

一年來承你知遇，
把我當上卿尊禮：
剗了馬肝來佐酒，
我今朝也肝胆披瀝。

我荆軻清貧如洗，
孤伶伶無憂無慮，

荆

人生難得一知己，
謹把此生獻給你。

（秋紋率美女上。）

宮殿裏美女如雲，
誰個比得我秋紋？
數月來低喝淺斟，
今朝竟孤雁失羣。

秋紋！是國事迫緊，
太子的義高情深，
我挺身獨入西秦，
從此永訣了秋紋！

秋

(和) 荆卿，是國事迫緊，
太子的義高情深，
你挺身獨入西秦，
前途珍重呀！荆卿！

荆

燕！燦爛的故國，
謹拜別你的錦繡山河！
誰說賊人的巢窟，
不是男兒的死所？

我不管事敗功成，

把頸血且濺秦庭，
讓秦王雄心慢退，
嗅嗅燕人的血脈。

別了，別了，朋友們！
且聽候我的好音。
蕭蕭河邊秋月夜，
莫忘了爲我招魂！

衆

秦！虎狼的敵國，
要粉碎他的巢窩，
他縱有堅甲利兵，

也難免國亡家破！

我們要掃滅強隣，

我們要手刃仇人，

呀！賊王！雄心慢逞！

看燕人喋血三秦！

前途珍重呀，荆卿，

我們聽候你的好音。

易水蕭蕭西風冷，

我們敬祝你功成！

荆 荆

太子

壯士請了，前途珍重！

荆

（就車而去，臨行高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衆作禮送別。）

（幕落）

第四幕

地點 咸陽宮（殿上）

時間 同年暮秋

（蒙嘉夏無且先後上。）

蒙嘉 夏大夫，剛才從內殿來，大王聖躬可好嗎？

夏無且 蒙老大夫，大王聖躬很好，只是昨夜做了一場惡夢——

蒙 什麼惡夢？

夏 大王夢見一個太陽，忽然有一道白氣，像弓弦般穿過了太陽，大王便驚醒了。

蒙 （會悟。）哦！原來是「白虹貫日」。

夏 大王驚醒以後，心神有些恍惚，好像中了邪了。

蒙 夏天早過，秋景已深，那裏會中邪呢？

夏 這也說不定，夏天有暑邪，秋天也有——

蒙 莫非秋天有秋邪嗎？

夏 不差，秋天有秋邪。

蒙 那麼大夫身爲御醫，就沒有好法子醫治嗎？

夏 這倒很難。依照黃帝所傳的內經外經，百病都還治得，只是邪不在醫治範圍以內。

蒙 那麼誰能治邪呢？

夏 老大夫執掌朝政，學識宏通，難道不知道邪乃鬼神所司，治邪的是巫不是醫嗎？

蒙 孔夫子不是曾拿巫醫相提並論嗎？

夏 孔夫子說過，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意思是說巫同醫各有專長，必要專心致志，長期學習，方可以學得會，並不是說巫醫是一會事。

蒙 夏大夫這樣說來，豈不是大王中了邪，就沒有法醫治了嗎？

夏 巫的道理，我雖然沒有學過，但也略知一二。占卦問卜，我們做儒醫的都還懂得。並且

我還曾受過仙人指點過——

蒙 指點過什麼？

夏 指點過配得一種丸藥靈驗萬分，可以去邪安神，就叫做九龍去邪安神丸。一會我就去取來獻於大王。

蒙 夏大夫，講起占卦問卜，我倒知道一個好手。他新近到燕國來，仰慕大王的威名，特地要為大王卜一卜未來的功業。至於驅邪除魔，那更是內行了。

夏 這個人姓什麼？

蒙 這個人沒有姓？

夏 這個人名叫什麼？

蒙 這個人也沒有名。

夏 那太希奇了。

蒙 自然是希奇。這個人既沒有姓，又沒有名，外號就叫希奇山人，別人尊稱他，叫他做

「希奇子」

夏 哦，原來是一個方士，方士會巫術的倒不少呢。

蒙 他唸咒畫符都會。

夏 哦！那麼他會占卦問卜嗎？

蒙 自然會。

夏 他占卦靈驗嗎？

蒙 自然靈驗。

夏 怎樣見得？

蒙 他前天忽然在路上攔住路，說是有喜信報告。我看他瘋瘋癲癲，本來不願意理他。但見他開口就說我是大王最親信的大臣，後來到了官舍，他爲我占了一卦，他說我吉星高照，紅光滿面，既要發財，又要升官。

夏 那麼升官發財都應了嗎？

蒙 升官還不知道。額外的財寶，第二天就有人送來了。——並且所送的珍寶，同他告訴

我的一般無二。真奇怪，誰也料想不到那些奇珍異寶是燕國特地派人送給我的。

夏 那麼他說老大夫要升什麼大官呢？

蒙 他說大王做了皇帝，我就是丞相。你想大王做皇帝多麼偉大，我做丞相又是多麼合式？

夏 恭喜丞相。等大王做了皇帝，丞相當了權，還請多多提拔。可是大王中了秋邪，我還得早早拿藥去。

(夏無且下。)

蒙 (向殿下) 來人。

侍臣 (由殿下趨前應聲) 是。

蒙 希奇子來了沒有？快去召他上殿來。

侍臣 稟老大夫，非有大王聖旨，一切人等不得上殿。

蒙 現在大王沒有登殿，不要緊的。

侍臣 是。

(侍臣下引希奇子上。希奇子非他，便是高漸離的化身。)

蒙 希奇子請了。

希 丞相有什麼見教？

蒙 一會兒大王上殿來，我想引你見一見，你務要小心講話。剛才御醫說大王昨夜做了

一個惡夢——

希 怎樣的惡夢？

蒙 大王夢見「白虹貫日」，驚醒以後，心神恍惚，恐怕中了邪。希奇子，你能驅邪嗎？

希 這個容易。仙師說過，夢卽是真，真卽是夢，真既非真，夢亦非夢。這個道理，等大王上殿，我包管可以解答清楚。

蒙 那好極了，大王一定多多的賞你。